


国家 95 规划重点图书

简嘉 / 著

兵家常事



青春的躁动，炽热的爱情，啼笑皆非的人生命运，辉煌而又迷蒙的生命活力……构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故事：

文革时期的一个夏天，驻军某团成立了一个篮球队，团长曹达的目的是毫不留情地打败县球队，既扬军威，又点两强。大篱包被召集入队，虽竭尽全力，仍败下阵来。此时大篱包却被一个神秘的女理发师吸引……

八十年代来临，曹达再次召集球队，准备对县里大开杀戒，不想却突遭变故，自卫还击战开始了……

又过了若干年，当年的球员李京南率领部队来到乌鸡山，团部已是一番令人惊诧不已的景象……

小说构思独特，文笔奇诡，以一个篮球队的生存贯穿了我国我军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球的风云变幻和小球的荣辱兴衰交织在一起，其内蕴意义耐人寻味，对人物惟妙惟肖的描写和那种带着某种僵气的幽默让人捧腹之余不禁掩卷沉思。

小说一反过去军事文学的定式，艺术上的反叛惊世骇俗，实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兵家 常事

简嘉 / 著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兵家常事/简嘉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1
(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

ISBN 7—5033—0760—9

I. 兵… II. 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DQ81/2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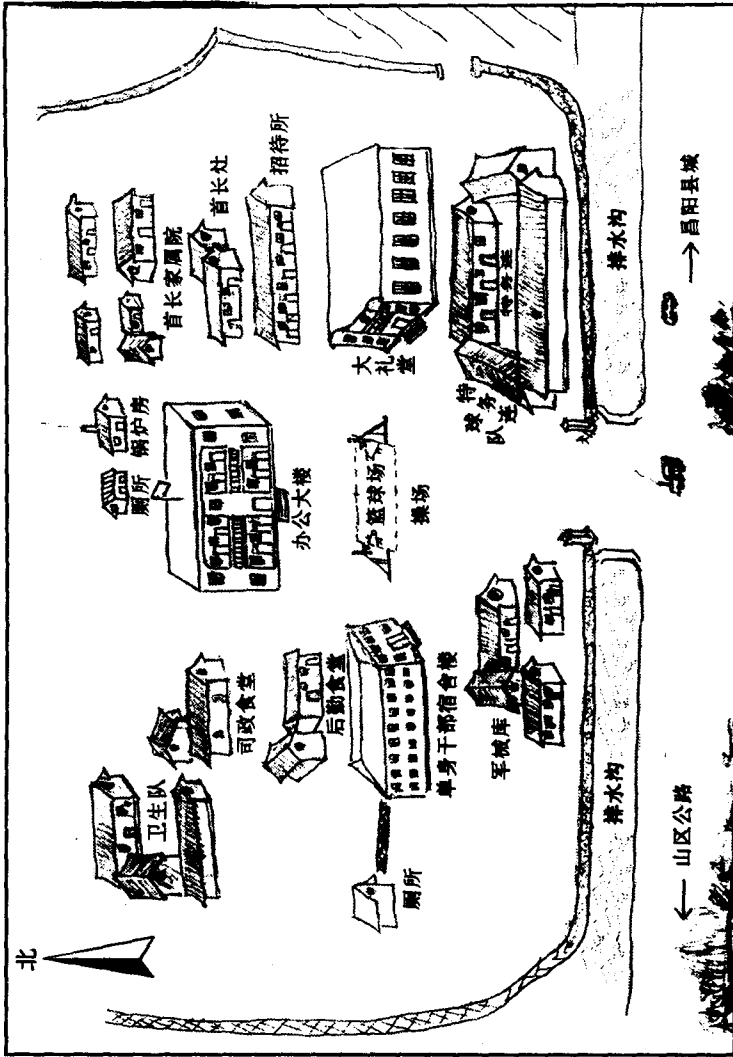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75 插页:1

字数:387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20.00元(膜)

绘图：李京南（原独立八团政治处干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八团示意图

那个年代……

记忆碎片：

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对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一个细节不满：李铁梅要出去送信，门外有敌人监视，她灵机一动，从自己家的炉膛地道钻到邻居庆莲家，顺利将信送到游击队联络员手中。江青认为李铁梅钻炉膛地道不妥，李铁梅从那头钻出

来时，脸上手上有没有炉灰？有，就是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有损形象；没有，就是脱离生活弄虚作假。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李铁梅神不知鬼不觉过去？江青同志说：可以钻墙嘛。并亲自念白示范：“我家和庆莲姐那堵墙有一块大石头是活动的，我小时候经常搬开石头到她家去玩呢！”电影公映后，农村有人理解为：这块活动石头是李玉和小时候“听房”用的。

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重 173 公斤，绕地球一周 144 分钟，用 20.009 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某部机炮连连长对三个排长说了一个谜语：“脸对脸，腾对腾，扯出来，水啦啦。”打一事情。三个排长咧嘴大笑，说这个谜语太清楚了，乃是天下第一大乐事。

连长正色道：天下第一大乐事难道不是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已经把你们击中了！并说出谜底：两个贫下中农在踩水车。

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及其一些死党在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驾英国三叉戟飞机以时速 900 公里的速度外逃。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三叉戟越过中蒙边界即一头栽下，林彪、叶群、林立果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

彪的头盖骨送至苏联存档。

最高指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备战备荒为人民。

只生一个好。

1

两山对峙，谷底挣扎出一块平坝。

平坝上有一座不大的县城。

县城边有一座不小的兵营。

兵营里有一块像模像样的篮球场。

此刻，球场上奔跑着十几个几乎精赤条条的男人，说是几乎，是因为下身还有一条和肤色差不多的裤衩，就是那种军队特有的黄布大裤衩，宽大透气，跑起来如帆鼓胀，走动又似小旗飘逸。士兵谑称“八一军裤”。

球场边的水泥台上，蹲着几男几女，饶有兴趣地看着场内，不时发出一阵放肆的大笑。

李京南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以为是赞许自己球技精湛，心中便有些得意。这些旁观者是医学院来部队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团里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艺术水准颇高。其中一个唱阿庆嫂的女学生尤其出色，嗓子和演技和洪雪飞有一样。据说她是耳鼻喉科大教授张亭轩（反动学术权威）的得意门生，保养喉咙很有一套。现在

正是她引吭大笑，音调激越高昂，好像解放了沙家浜一样。

七月天，日头毒，太阳晒得光脊背刺疼。训练的项目很普通，教练把篮球打在篮板上反弹回来，球员跳起接住球，空中又将篮球投向篮筐，然后撒腿向另一头的底线跑，这种跑不是一般的跑，而是侧着身，右脚从左脚前面踏过去，左脚侧后半步，然后右脚再从左脚的后跟别过去，如此反复，加快频率，屁股甩得如拨浪鼓，甩得越快越有速度。此种方法是训练球员的脚步法和身体协调性。

李京南的屁股甩得很圆，他两臂提在胸前，前后抡着，似小孩找别扭。他感觉到一股股热风从宽大的裤衩处穿进来，睾丸一阵阵快意，随着屁股甩动的频率加快，这股热风又有了些凉意，他低头看自己的裆部，这个突出的物件像小老鼠似的抖动，他忽然知道了那些演员笑什么了，这么单调的训练有什么精彩的，她们看到了自己的宝贝！这么一想，他觉得犹如五雷轰顶，16岁，他不想这么早失去童贞。看看其他人，都是清一色的八一大裤衩，里面的宝贝隐隐欲现。他立即用手捂住小肚子，蹲下了。

教练——宣传股的魏干事问：“嗨，怎么啦？”

“肚子痛……”李京南哼唧着。

“轻伤不下火线。”魏干事斜眼瞟着他。没有丝毫同情。

李京南看看操场边的演员，他们也正在看着他。

“我……”李京南想着什么理由，又看看副教练古志鸿，古志鸿是医学院药学系的，学院篮球队的主力接应，技术上很有一套，这种别脚甩屁股跑就是他安排的，但他只负责业务训练，球队的大权还是在魏干事手里。副教练看看他，并不说什么。

“是不是吃多了？”魏干事忽然变了口气，很关切地问。“胃疼？”

李京南想了想，胃疼太一般了，“不是胃。胃在上面。我这是在下面。小腹。”

“阑尾炎？”魏干事用一根指头戳了他肚皮一下。

“对对……哦，不不，不像……阑尾在肚子右边……”李京南摸着刚才魏干事戳过的地方，很遗憾阑尾没有长在左边。

“是不是累了？”魏干事拖长声音问。

“是……是累了，累引起的……”

“累了也要给我练！”魏干事把篮球往篮板上一砸，吼了一声。他看看不远处的演员，一只手叉腰，很威武地站着。

他这是给阿庆嫂看的，李京南明白，魏干事一直对阿庆嫂有意思，只不过宣传队是他的顶头上司邵股长直接管辖，邵股长兼任宣传队长，所以魏干事不能随心所欲，所以他今天看到了阿庆嫂就开始发神经，要在心上人跟前表现男子汉的威风。

李京南站起来，作为新兵，他没什么本钱和魏干事对抗。只有服从，但要装成确实是轻伤不下火线的样子，否则你刚才是故意捣乱。他痛苦地咧着嘴，双手捂住肚子，慢慢地直起腰。他的表演很投入，每一个痛苦的步骤都做到了，甚至连耳朵都很灵动地抽搐了几下，一时间，他真感到肚子疼了，就在小腹右下侧，这很可能是急性阑尾炎。他一阵轻松，身体真够听指挥的，毛病说来就来。翻眼瞟了对方一眼，魏干事如果再无动于衷，那就是缺乏人性。

“让我看看？”魏干事贴近他，很粗暴地把他的手从肚子上拨开，嘴巴贴近他耳边，低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小

子！跟我玩花样你还嫩了点……你怕人家看？你那个东西有什么稀奇的？有毛病？”

李京南摇摇头。没毛病。

“有毛病去卫生队检查一下。你这种后门兵，没有参加过体检，谁知道是不是一个蛋？……”他怪笑了声，直起腰，一掌拍在他背上，吼道：“练！”

李京南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甩开了屁股，跑起来。

魏干事得意地对古志鸿说：“小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是爱耍小聪明，对这点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忽然意识到对方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就不说了。

古志鸿点点头，大知识分子就是要大聪明，所以更得提高警惕。古志鸿看看侧面的水泥台，阿庆嫂和她的同伴已经不在。

2

球队住在特务连，一个班的住房，正好住下这十个未来之星。球队平时的行政事务由特务连代管。

李京南回到屋里，大蔫包跟过来说：“魏杂种挨球！”

李京南没说什么，端起脸盆准备去冲澡。人生要经过很多的屈辱和磨难，这点事算什么呢？

球员都是各连队抽调上来的新兵，去年底入伍，满打满算在连队呆了半年。从艰苦的基层连队到团集训队，觉得这里是天堂，地处县城，花花世界，平时也不像连队管得那么

紧，这种机会要珍惜。所以挨点骂也没啥，总比闷在山上好。

大蒿包又说：“听说运动服都买回来了，就是魏杂种扣着不发给我们，他想让我们光着腚嘞！”

卢阿强说：“不要背后说领导的坏话。”卢阿强是上海金山县人，球队队长。“李京南你等一会跟我去宣传股领白糖，每人两斤。领导还是很关心我们的。”

“又不是魏干事出的钱……”大蒿包撇下嘴。“让我们和连队一起吃大锅饭，肉都吃不上几块，哪有什么力气练球？我当知青参加修红旗渠工程，每天有肉吃，馒头管够，我一口气能吃15个……挑土一趟担8个簸箕……”

“你连8个俯卧撑都做不下来，还8个簸箕！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城里人？当知青是去镀金的，抢我们贫下中农的饭碗……”另一头的大脚板说，他坐在床上，端详着自己的大脚，脚趾头被胶鞋咬成白色，有些脱皮了，他吸着气把脚抬高：“你们看，你们看——”

谁也没有看。都知道他的脚是44号的，穿特号军用胶鞋还顶脚。大脚板身高1米84，长腿长手，弹跳出奇地好，轻轻一跳，手腕就碰到了篮圈。只是他手感不好，老是抓不住球，每次接球都要在手上抖半天，好像篮球成了烧红的煤球。他这种毛病行内人称“弹簧手”，很令人头痛的。正是因为他有这个短处，大蒿包就看不起他，大蒿包身高1米88，肉多，敦敦实实，看上去是块中锋的料，就是软，脚下没根，稍微碰他一下，他就跌跌撞撞，恨不得摔18个跟头。不过大蒿包说只要多给他喂点瘦肉，那他的根基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的。他有点缺钙。这会儿大蒿包用手在鼻子前扇了下风，说：“你那个臭脚有什么看的……”

“是没什么看的，小脚老太太有看的。”大脚板轻飘飘地说。大蔹包的脚才38号，和他的个头很不成比例。“城里人的臭小脚……”

大蔹包嚷嚷：“谁的脚臭啊？到底谁的脚臭啊？……”

李京南和卢阿强出来，到厨房外的水池边冲澡，水池里有几根白菜叶子，这是炊事班洗菜的池子。水面上浮着一个葫芦瓢。卢阿强舀了一瓢水，从头顶上浇下去，裤衩湿了，皱皱巴巴像豆腐皮似的贴在身上。他看看李京南，干脆把裤衩脱了，一丝不挂，又用瓢往身上浇水。“哈呀哈呀……”他一个劲儿叫唤着，很是惬意。

李京南有点不好意思，虽说特务连是清一色的男人，但万一来了家属呢，万一来了送马草的小姑娘呢，万一宣传队的女战士心血来潮遛大弯呢？那就考应变能力了，怎么对付？摘下地边的茄子叶子遮住要紧部位？或是一个猴跳蹦到水池子里去？姑且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光天化日之下光着腚，实在是令人难堪，感到像被剥掉了层皮，成什么样子。

卢阿强看看他：“我在家时经常在水塘边洗澡，习惯了就好了，人还不都是一样的，谁看谁啊……”

炊事班长提着把菜刀出来，吼道：“喂，你们两个把水弄脏了！”

两个人吓了一跳，卢阿强说：“瓢舀的瓢舀的。”他比划了一下瓢从头上浇水的动作，冲他笑笑。炊事班长姓李，山西人，脾气火暴，又长了一口糟牙，骂起人来歪瓜裂枣的，大家管他叫李歪嘴或者李老西儿。

李歪嘴看看他，嘿嘿一笑：“你这个物件有些斤两，弄脏了水我就割下你的小老弟做包子馅儿。”他用菜刀比划了动

作，夺过卢阿强手中的瓢，从池子里舀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把瓢扔到池子里，挥下菜刀，又蹿进伙房。

两个人愣了一阵，李京南愤愤地说：“拿菜刀威胁我们！”

“他在切菜，顺便的。”卢阿强倒还镇静，“我们毕竟是兄弟连队来的……又没怎么样，……是不是，我们没怎么样吧？”他有点没把握地看看自己赤条条的身体。

李京南四下看看，放低声音：“我跳到池子里去，你给我盯着点……让这家伙喝喝洗澡水……”

卢阿强说：“这不好。”他看看天，手轻轻拍着胸口，叹道：“……大热的天，真想到水塘里洗洗澡啊……”

话音刚落李京南已经滑进池子了，水凉凉的，小腹一阵酸胀，有了尿意，他想干吗不顺其自然呢？于是就将热乎乎的尿液尽情排出。

3

在办公楼的二层走廊，有一个人看着他们。办公楼成一个“品”字形，中间高，两头低，和大门遥遥相望。大楼最上面那个“口”是荣誉室，二层中间是党委会议室和团首长办公室，东面是政治处，西面是司令部，一层是后勤处。每一层楼都有半开放式走廊，外沿有一齐腰高的铁栅栏，各科室人员相互走动既方便又可以顺带浏览一下外面景色。从军事上考虑，若发生紧急情况，桌子板凳一堆，这里马上就成了掩体，而且居高临下，视界开阔——前面是光秃秃的球场，

没有丝毫隐蔽物，除了篮球架，而能在篮球架后面隐蔽起来的怕只有竹竿了。大门的左侧就是特务连，距办公楼不到200米，属于既可以掩护机关撤退又可以迅速出击的那种距离。特务连装备精良，警卫排一色的冲锋枪，侦察排一长一短双家伙，外带军用匕首。通讯排除了电台外，还有一个骑兵班。

独八团的三个营分散在四周的山坡上，其中机炮连的位置最为有利，在一个山垭口，白色的营房遥遥可见，如出现敌情，机炮连的八二迫击炮可以直接提供火力支援，后面跟着五七无后座力炮和五三式重机枪，三个营加上两个大学生连上千人一合围，东西两个口子一扎，这偷袭团部的匪徒插翅难逃！

这种令人激动的场面从没有出现过。自从5年前这里的最后一个土匪被剿灭后（其实那个人叫不叫土匪还有争议，不过他有一杆老七九式步枪，并且躲进山林，打家劫舍，还抢劫了乡供销社，这和土匪的性质毫无两样；况且他的叔伯沙力强解放前就是此地有名的悍匪头子，1953年又结伙叛乱，被我独立八团三营击毙，所以称他为匪也不为过），这里平安无事。县城很小，公路穿城而过，公路就是它的主要街道，路两旁盖了些房子，稀稀拉拉排列了大约有500米，然后就是农田了。城镇不到2万人口，发生一点小骚乱，比如谁和谁打架这类事，用不上军队，警察就给解决了。

团长曹达倚栏而望，整个团部几乎尽收眼底了，大门外是一条黄土公路，东面通县城，西面到云南巧家县。时有一些汽车呼啸而过，掀起了阵阵烟尘。球场东面是礼堂，西面是单身干部宿舍，都静悄悄的。现在是下午5时47分，人还都在办公室，还在工作，这种静悄悄是对头的。他的眼睛又